

重庆全民阅读现状调查①

编者按

900多年前,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颐就说过:“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读书,让人开阔视野、陶冶性情,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启发,滋养浩然之气。自古以来,读书、修身、立德被中国传统文化视为立身之本;当今中国,全民阅读更是建

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读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记录过往、观照现在,还在于能够发现和创造未来。

重庆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已持续开展16年。今年1月,“倡导全民阅读”再次被写入《2022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为彰显全民阅读成果,引导并探索更有质

效的全民阅读,即日起,本报特别推出“重庆全民阅读现状调查”系列报道,以现象为切口,从阅读方式、图书榜单、乡村阅读、实体书店、读书会等多个方面展开调查和探讨,倡导“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生活美学,让重庆在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征程上书香更悠长。



身在“十佳数字阅读城市” 今天,你用“数字”阅读了吗

□本报记者 赵欣

春风十里,书香拂面。科技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改变着我们的阅读方式。

十年前,我们很难想象移动支付可以不断弱化人们对现金的依赖。2022年伊始,已有两家银行率先宣布停办现金业务,以加快金融业务的数字化转型。

十年前,我们也很难预见今天之阅读生态发生的剧变——数字阅读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人阅读方式的首选。

数字阅读时代来临已是事实。在重庆,数字阅读正处于蓬勃发展的生长期——2021年第七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公布的“2020年十佳数字阅读城市榜单”中,重庆位居第九。作为全民阅读的重要一环,数字阅读方式究竟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为何青睐数字阅读?在不同的阅读方式之间,我们又该如何选择?连日来,本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遍布老中青少 数字阅读无处不在

2月7日,虎年首个工作日。一大早,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挤满了上班族们。市民袁晓洁从杨家坪去较场口上班,她照例靠着车门一侧站好,戴上耳机,点开喜马拉雅App,听起了小说《三体》。

“每天这段通勤大约半小时,我习惯在车门一旁站着听书,边听书边看风景,窗外的嘉陵江让我心情特别舒畅,挤早高峰的焦虑烦躁也一扫而光。”袁晓洁说。

除了像袁晓洁这样利用通勤时间听书的上班族外,同一节车厢里,记者还看到不少用手机、Kindle等阅读的市民。这些看似漫不经心打发时间的日常行为中,数字阅读已悄

然融入他们的生活。

顾名思义,数字阅读就是阅读的数字化。这一概念对传统的纸质阅读产生,主要包含阅读对象的数字化和阅读方式的数字化。

得益于移动互联网发展和智能手机普及,数字阅读变得无处不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调查表明,近五年来,中国智能手机用户规模由5.9亿人增至8亿人,数字化阅读接触率也由64%增至79.4%。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2021年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达4.94亿人次,较2019年增长5.56%;数字阅读整体产业规模为351.6亿元,较2019年增长21.8%。

人们零碎的时间渐渐被手机、ipad、Kindle等终端填满。通勤的公交、轨交、私家车,下班后的跑步机,回家的厨房……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以数字化方式与文字相遇,恭喜你!你就是数字阅读中的一员了。

重庆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袁锐(网名:静夜寄思)算得上数字阅读的“老饕”。10多年前,正是海量的数字阅读让他走上了写作之路。“阅读写作就是我的生活,我每天起床看手机,数字阅读就开始了,就像吃饭穿衣,不可一日或缺,估算下来,每年至少读了一千万字。”

数字阅读仅是年轻人的专利?当然不是。2021年发布的《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表明,尽管18—49岁的中青年群体是我国数字阅读主力,但也有越来越多60岁以上中老年人加入数字阅读大军,这一比例为23.2%,较2019年提升了2.8个百分点。

作为数字阅读的拥趸,散文家吴景娅直言自己退休后对听书已产生依赖。“我是走传统路子成长起来的写作者,本应更偏爱纸质阅读,但在抗疫居家期间听完一位著名女作家的20多部作品后,我发现声音对文字的加持可以带来更丰富的文学体验,现在听书已成为我每天在厨房洗碗时最好的陪伴。”

除了优于传统阅读的便捷性以外,袁锐说,数字阅读的互动性也让他受益良多。他使用起点读书App时喜欢顺手批注,“标注你感兴趣的话时,点进去可能看到成千上万书友也有标注,思维的碰撞极大提升了阅读体验。”

数字阅读的互动还扩大了社交圈。供职于光电园一家IT公司的冉茂林说:“数字阅读的社交功能更吸引我,比如通过网易蜗牛读书推出的‘领读人计划’‘与人共读’等活动,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数字阅读队伍中少不了儿童的身影。《报告》显示,74.8%的儿童从启蒙教育时就开始接触数字阅读,65.7%的儿童更喜欢数字阅读形式。不少家长表示,动态绘本、有声读物等儿童数字阅读内容有利于增强孩子对阅读的直观感受。

“在全民阅读的今天,数字阅读对纸质阅读构成挑战,不仅改变着阅读习惯,也影响到教育方式与知识获取的途径。”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顾问王余光教授认为。

共生共荣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数字阅读已成蔚然大观,重庆也不例外,多次入选“十佳数字阅读城市”榜单。发布榜单的中国数字阅读大会承办方咪咕传媒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榜单综合了城市数字阅读渗透率、普及率等整体性指标,以及人均数字阅读时长、数字阅读次数、数字阅读的书籍量等个人指标。”该人士说,重庆的各项指标均不错。

尽管如此,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纸质阅读依然有它的坚守者,家住七星岗的退休老师李万芬便是其中之一。

2月8日,记者在解放碑重庆书城见到她时,她正边看边摘抄着叶嘉莹的《迦陵谈诗》。“我很享受在书店翻书,这里氛围好,当

然我也用手机阅读资讯。”

李万芬的观点并非个案。《报告》显示,从成年国民倾向的阅读形式来看,2020年,倾向于手机等数字形式阅读的受访者占56.6%,依然倾向于纸本书的为43.4%。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比2019年上升了6.7个百分点。

倾向于纸质阅读的比例升了,数字阅读的规模、接触率也在增长,这一“双升”现象并不矛盾,其背后所折射的是阅读方式的共生共荣。

10多年前,早期数字阅读主要以电脑在线阅读出现时,挪威斯塔夫格罗格大学阅读研究中心安妮·玛根教授就曾指出,显示屏与纸张两种介质在物理性质上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人们无法从电脑上获得传统的阅读乐趣。此外,手指触摸纸张更有助于激发人的潜意识,帮助深入理解文字之美,而不是仅仅止步于获得信息。

对此,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认为:“生活中,人们都是按照自己习惯在各自道路前行,阅读也一样,纸质阅读也好,数字阅读也罢,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重庆巴南区图书馆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王传艳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数字阅读接触率很高,它对全民阅读有积极价值,但阅读效果呢?这种游离式阅读是否有助个人成长?我觉得选择阅读方式还取决于你需要什么。”

建设城乡数字网络 多元化推进全民阅读

可以肯定的是,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会长期共生,但阅读方式的多元变化已是大势所趋。新的阅读习惯正在建立,如何对其正向引导,使之成为推进全民阅读的强力支撑?相关单位也在不断探索和思考。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重庆先后推出了数

字图书馆、数字农家书屋、手机App阅读、书香重庆微信公众号、新华淘书网等新兴阅读载体和渠道,建起了链接广大城乡的数字阅读网络,有效助推了我市全民阅读开展。

以有声图书馆建设为例,近两年来,全市与喜马拉雅App等机构合作建设的有声图书馆达130多个,每个图书馆配备两万多部有声版图书,市民通过手机就能免费听书并分享。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载体的“百本好书送你读”数字阅读活动,也是我市全民阅读一大品牌,该活动打通了“三维”阅读空间渠道,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提供推荐图书电子版、有声版、纸质版的荐书活动,近两年来已向市民推荐了230本好书。结合这一活动,重庆日报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出版《共赏百本好书》专版,同步推荐这些书籍,现已成为重庆全民阅读活动的风向标。

重庆还作为全国唯一试点省市开展“学习强国”数字农家书屋建设,以数字阅读的形式服务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据了解,书屋同步建设了手机端、电脑端、电视端,已上线各类图文、视频作品2.6万余件,累计页面浏览量达1.7亿次,总阅读量、用户量达500万余户。

全民阅读需要全民参与,参与阅读,也参与建设。值得高兴的是,重庆对数字阅读的大力推进也得到各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的响应。现在,我市的行政办事大厅、医院、银行、文化地标等场所,不少数字图书馆相继涌现,让更多市民通过数字阅读感受书香熏陶,体验阅读带来的幸福感、满足感。



扫一扫 就看到
市民怎么看待数字阅读(有视频)。

搬一座森林在书桌左岸

——读维·比安基的《森林报》



□吴景娅

语言多奇妙,总在暴露我们的心理——我们可以说,春暖花开,面朝大海。而对于森林,我们却不甘心只是面朝,遥遥地眺望,我们得钻进去,像钻进别人的五脏六腑,钻进自己的内心。

人搬离森林的时间还不算太久,那里还保留着我们早期生存活动、身体成长的痕迹与气味,还残留着我们原始而刻骨铭心的家园记忆——森林提供给我们血液里的成分,或许还多过乡镇与城市……森林就是我们的老家,所以一提起森林我们便会眉目含笑;一走进森林,我们会突然精神抖擞,面容娇嫩,四肢敏捷活泼。

这些感受都是我在读美绘本《森林报》时咕咕冒出来的,它们迅速漫淹了我的书桌。

读它那天刚好是虎年的立春日。当我们人类在欢呼春天到来时,别忘了,森林也与我们同喜同贺。在森林年历中,二月,被称为“候鸟返乡月”。书中告诉你:“春天年年有,但,年年都是崭新的啊。”自然界的车

轮永远向前,不会在原地,“每年它会滚到更远的地方去。”

森林年历,这是我在读《森林报》时收获的第一条新信息。人类社会包括我们中国人一直以年月日、用节气来调整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号准自然的脉动与呼吸来制定我们劳作和生活的规律。而森林世界同样如此智慧,该书便通过对森林万物活动、迁徙的观察,发布出每年的森林历:它们仍是12个月,只是每个月都有一个诗歌般的名字,如一月叫冬眠初醒月,三月叫歌唱舞蹈月,九月叫冬客临门月,十月叫雪路初现月……我相信每个读者都会被这些晶莹剔透的名字迷住。而给它们命名的作家胸腔里,不仅跳动着一颗小孩子的心,还有小鹤鹑、小伶鼬、小蜂斗叶的心……

前苏联著名的儿童科普作家维·比安基及他的代表作《森林报》,也许还不太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但现在非常有必要去熟悉——关于森林,关于自然,是目前我们得去阅读并读懂的大书。《森林报》从1927年出版迄今已是95岁的高龄,但仍畅销于全世界60多个国家,影响着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影响着孩子和成人,为什么?只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老家——森林。

维·比安基在此书的前言中特别说明,谨以本书纪念他的父亲瓦连津·沃科威奇·比安基。他可真幸运,自小就跟随父亲走进森林,老比安基教他观察冬眠后的熊钻出雪洞时的恹恹,“没有翅膀的小蚊子从土里探出头来,调皮地光着脚丫在雪地里乱跑”……一个伴山野之风、飞禽走兽长大的人,他的文明不会是狭隘、单薄,只属于人类的,他会觉得万事万物都在自己关心、疼爱和学习的眼神里,他的臂弯广阔又柔软,能抱住森林、湖泊、天空和海洋。

所以比安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森林里发生的趣事和城里一样多,那里也有

愉快的节日和不幸的事件,也有英雄和强盗。”“春天飞来了,它展开欢乐的翅膀,开始了严肃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要解放大地,一小块、一小块地把雪化开。”他会给你讲,兔子妈妈生下宝宝后便满世界去晃荡,忘了自己亟待给兔宝宝喂奶的工作。她不着急的原因是,同样有她这样的兔妈会晃过来替她喂宝宝们,而她也可在另外的窝喂别人的娃……兔子的大同世界、共享世界,甜蜜得如同春风拂柳,你不得不对这些毛茸茸的“种族”心生敬意;他也会讲到森林中的战争,你死我活,阴谋与背叛……臣民们为了能活一口气,如何在拼勇敢、拼坚韧、拼智商,譬如雪一融化,“白鹤鹑就迅速脱掉白羽毛,重新长出了褐色和红色带条纹的新羽毛”,为的是在新季节更好地伪装自己而不被袭击者发现。而伶鼬和白鼬也跟着换装,由白至灰,模仿地面上的一片树叶或一块石头,为的是更好地去接近猎物!看着这些,会扑哧笑出声,原来人类所有的鬼把戏——弱肉强食、攻城掠地、骗子……并不是我们的发明,不过是森林戏法的延伸。人比起自己在大自然中的邻居、兄弟姐妹来,的确高明不了多少。因此,以森林为镜,我们大凡可以看穿、看透、看得哈哈大笑,阅读森林就是在阅读我们自己。

我把一套四本的《森林报》放在书桌的左岸,就像搬了一座森林在那里,也像放了一只船在那里。风来,森林便来,随时启程回家。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这位平民教育之父,曾在北碚留下身影

——读苗勇新作《晏阳初》



□王国庆

1990年代中期,我分配至都江堰工作,曾无数次穿过满是梧桐的街道,到城郊“野”走,一块“都江堰市晏阳初工程学校”的路牌总是不经意间闯进我的视野。时而,有稚嫩的读书声飘出来,伴着鸡犬桑麻与蛙鸣蝉鸣,成为山野的合唱。

“晏阳初是谁?”每次路过时,我都有这样的疑问。

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那个被我在心里问过无数次名字的主人,1990年才以百岁高龄离去,而他倡导和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已经在中国大地上乃至世界版图上,轰轰烈烈而又安安静静地施行了70多年。

晏阳初1890年生于四川巴中。1923年—1949年长期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1926年在河北定县开始乡村平民教育实验,继而在全国推行了轰轰烈烈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实践。1950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19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及该院理事会主席。他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

尤其值得追忆的是,晏阳初于1940年—1949年在重庆北碚歇马乡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更名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作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培养乡村人才的高等学校。在这片曾经满目疮痍的

土地上,在那段极其艰难的日子里,晏阳初和他的同仁们一起组织开展了在世界乡村史上影响卓著的华西乡村建设实验,书写了平民教育的辉煌篇章。晏阳初先生匆忙的身影,也成为当时北碚最朴实动人的风景。

说起中国的教育家和中国的乡村教育,很多人知道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陶行知领导的南京晓庄、卢作孚领导的四川北碚、黄炎培领导的江苏昆山、高践四领导的无锡黄港,但却不太知晓,与上述杰出的教育家一样,1926年晏阳初就举家迁往河北定县,探索出了世界闻名的“定县经验”。他致力于平民教育七十余年,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位从四川走向世界的平民教育家,这或许也是苗勇写作《晏阳初》的初衷。

尽管苗勇没有和晏阳初产生过交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晏阳初的尊崇与景仰。他们喝着同一条河里的水,吃着同一块土地上收获的粮食,说着同样的巴中方言。他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爬梳晏阳初的人生履迹,他在时空剧场中去聆听晏阳初的命运交响,他把笔触深入到晏阳初的内心去探究晏阳初的喜怒哀乐。读到动情处,他恍惚觉得,只要读者轻轻地唤一声晏老师,那位已故去的百岁老人便会从远去的时光里回过身来,微笑着问道:“你识字不?”“要不你来教大家认字?”或者慷慨道:“要改造农村,就必须了解农村,扎根农村起居……”甚而坚定地说:“这条路,我们一定要走下去……”我们从晏阳初身上看到了那一代乃至后来学者的家国情怀、中国灵魂、东方智慧和世界眼光,充满了可亲可爱甚至可贵的书生气和朴实的烟火气。

值得欣喜的是,今天之中国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乡村变化日新月异,琅琅书声起于田野,富足生活,掩映山水,一幅纵横万里的“均衡教育千乡秀,乡村振兴万家春”的生动画卷正在祖国大地上徐徐展开,足以告慰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卢作孚等老一辈教育家的期待了。